

《東華漢學》第 29 期；211-256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9 年 6 月

鴉片戰爭的時代心史 ——周閑詞中的詞史精神探析*

王曉雯**

【摘要】

晚清詞人周閑（1820-1875），存詞三卷，就寫作年代推算，可知此三卷詞正保存了道光年間其親身參與鴉片戰爭時期的作品，這些詞作不僅周閑自詡「別具一種面目」，其成就更為近代學者嚴迪昌所盛讚，以為足可與「詩史」型的詩人貝青喬（1810-1863）並駕齊驅。

故筆者擬以詞人於鴉片戰爭時期，實際參與浙東戰事之詞作為研究範疇，探析詞作內容及情感表現，對應戰爭發展的歷程及事件，考索詞中書寫的特定背景及其所蘊含之內在深意，由此驗證詞體所具備的美感特質，足以令親臨陣線的詞人將過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寄託於詞體創作，不僅抒己之懷，同時也真實反映了這些特定的歷史事件。

關鍵詞：周閑、詞史、鴉片戰爭、晚清、道光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建議，謹致謝忱。

**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助理教授

一、前言

清代初年，陳維崧（1626-1682）提出了「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¹的「詞史」命題，認為詞之寫作應包含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於文學批評領域第一次明確形成一個與「詩史」並立的概念，²其後常州學派周濟（1781-1839）從理論上對「詞史」範疇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曰：「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飢已溺，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³依其說，詞之寫作不僅流連光景，亦能反映時局變化，寄託感慨。晚清因其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遂產生不少反映時代的詞作。誠如學者葉嘉瑩研究指出：

果然從嘉道以後，在清朝衰微之際，在很多喪權辱國的國恥之中，有多少的作者，愈是在悲哀苦難之中，寫出來的詞愈好，這也是能發詞的弱德之美的條件。因之在晚清這種不幸的國運歷史之中，卻產生很多很好的史詞，這是互為因果的。⁴

葉氏所言「弱德之美」，乃是指詞體低徊婉轉，宜於言情的特性，更適合書寫「一種弱勢的、被損害、被污辱的感情」，並依此詮釋周濟「詞史說」的意涵，認為所謂的「詞史」是指「詞中反映歷史事件的作品。此一觀念是從『詩史』的觀念演化來的。」⁵此即時代迫使文人士子通過詞體微妙之特性，書寫歷史事件之感懷。

¹ 清·陳維崧，〈詞選序〉，《陳迦陵文集》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32。

² 詳張宏生，〈清初「詞史」觀念的確立與建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1期（2008），頁101-103。

³ 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4。

⁴ 葉嘉瑩，〈清代詞史觀念的形成與晚清的史詞〉，《清詞叢論》（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282。

⁵ 同前註，頁247。

故筆者擬以晚清詞人周閑於鴉片戰爭時期，實際參與浙東戰事之詞作為研究範疇，探析詞作內容及情感表現，並參照史實，對應戰爭發展的歷程及事件，考索詞中書寫的特定背景及其所蘊含之內在深意，由此驗證詞體所具備的美感特質，足以令親臨陣線的詞人將過程中的所聞所見所感，寄託於詞體創作，不僅抒己之懷，同時也真實反映了這些特定的歷史事件。

由於浙東沿海乃中英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周閑係浙江秀水人，面臨國難當前，自有深重的危機感，於是決定前往前線戰區，據〈傳〉記載：「橐筆遊甬，大府羅致之幕下，時英夷寇邊，磨盾草檄皆出先生手，一時推為不凡器矣。」⁶「甬」即寧波簡稱，亦可指甬江流域，含鎮海沿岸一帶。筆者檢索周閑存詞三卷，鴉片戰爭時期詞作集中於《遺稿·卷四·詞二》，自道光二十一年春，詞人背井離鄉前往浙東前線，途經西陵（今杭州市蕭山區錢塘江東南岸之西興）停靠，作詞〈憶秦娥·西陵驛夜〉起，至道光二十二年秋，隨著戰事結束，詞人亦結束軍旅生涯，作詞〈西平樂·越州軍中夜餞〉止，計42闕。⁷通過詞作及史料之爬梳，本文首先探討詞人詞史創作之背景與動機，其次分別就英軍第二次進犯前詞人戍邊浙東，以及進犯後戍壘紹興之詞作予以分析，最後則依戰敗所作之詞探析其歷史判斷與幽微的內在心理。總結本文研究結果可知，這些作品不論作為歷史事件之佐證、「詞史」筆法之體現，甚至對於詞人複雜的心理狀態皆存在高度的參考價值，值得吾人深入探究。

二、周閑詞史創作背景與動機

周閑（1820-1875），字存伯，一字小園，號范湖居士，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嘉慶二十五年生，卒於光緒元年。據金猷琛所作〈傳〉載，知其自幼力學，博覽群書，弱冠曾就郡縣試且名列前茅，惜「協鎮」外

⁶ 清·周閑，《范湖草堂遺稿》前附金猷琛撰〈傳〉，《晚清四部叢刊·第二編》（臺中：文叢閣圖書，2010），冊115，頁1。

⁷ 同前註，頁148-175。本文徵引周詞皆用此本，下文僅標頁次，不再另註。

地的父親病危，周閑親赴任所侍奉湯藥，不及應考院試。道光年間，父早逝，家道敗落，遂遊幕至浙東，「時英夷寇邊，磨盾草檄，皆出先生手」，於軍中頗負才名。從此周閑「顧念遭際終窮，遂棄舉子業，益肆力於詩古文詞，書法遒勁，兼及丹青，所作花鳥皆超逸有致」。道光末年遊楚北，後寓吳門，佐戎幕，咸豐三年（1853）剿滅嘉定小刀會周立春叛軍，「以功得六品官，旋保知縣，分發江蘇以直隸州升用，加同知銜」，同治三年（1864），官江蘇新陽縣知縣，因事與大吏齟齬，遭人以「貌似有才，居心貪詐」為由革職，勒令回籍。⁸其後，貧不能歸，「隱於吳市，假筆墨以自娛」。其生平所撰，凡《兵原》十六卷、《日食表》二卷、《讀書襍識》八卷、《詩》六卷、《詞》八卷、《古文駢體》四卷，多毀於戰亂，今《遺稿》僅存詩、文、題畫詩各一卷及詞三卷而已。⁹集中存詞三卷，依周閑〈自記〉所云：「寇烽復逼吾鄉，舉室東遷，於敗篋中得十年前舊詞三百首，蓋最初寫本猶未刪定者也，詞固不工，要於古今各家之外，別具一種面目。」¹⁰就其寫作年代推算，可知此三卷詞正保存了道光年間詞人參與鴉片戰爭時期的作品，這些詞作不僅周閑自詡「別具一種面目」，其成就更為近代學者嚴迪昌所盛讚：「如果說鴉片戰爭中出了個『詩史』型的詩人貝青喬，那麼，在詞壇上站出來的這個周閑是足以可與之並駕齊驅的。」¹¹學者莫立民亦稱之：「單以其力僻蹊徑，在晚清詞人中獨繪軍門抗英實況及其感受這一點上，就足以抗衡『古今名家』，『別具一種面目』。」¹²皆以周閑勇於擺脫「詞乃豔科」等觀念的束縛，於詞中抒發浙東前線戰況的感受，視周閑作品為「詞史」代表，其說可謂確評。

⁸ 《清實錄·穆宗實錄五》卷一七三載：「（同治五年）候補直隸州知州周閑，貌似有才，居心貪詐。……均著革職，勒令回籍。」（北京：中華書局，1987），冊49，頁113。

⁹ 以上傳記資料及遺稿收錄情形詳參清·周閑，《范湖草堂遺稿》前附〈傳〉，頁1-3。

¹⁰ 同前註，頁13。

¹¹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514。

¹² 莫立民，《近代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400。

誠如前文所述，「詞史」命題自清初陳維崧提出，其後常州詞派周濟強調詞家「感慨所寄」應和時代盛衰相聯繫，表達悲世憫時，憂國憂民的情感內涵。稍晚於周濟的謝章铤（1820-1903）於《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五〈黃澎年詞〉一則亦明言：

今日者，孤枕聞雞，遙空唳鶴，兵氣漲乎雲霄，刀癩留於草木。不得已而為詞，其殆宜導揚盛烈，續《饒歌》鼓吹之音；抑將慨嘆時艱，本《小雅》怨悱之義。人既有心，詞乃不朽，此亦倚聲家未辟之奇也¹³

謝氏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等亂世，對於國家社會時局的動盪不安有更深刻的體會，以為詞家惟有「慨嘆時艱，本《小雅》怨悱之義」，方能另闢蹊徑，提升詞體地位而不朽於世。尤其晚清自鴉片戰爭爆發，面臨內憂外患的巨大變局，知識分子在詞中表達了濃厚的憂患意識，自覺地以詞體創作來反映歷史事件，形成「詞史」寫作的高峰，彰顯了晚清的時代精神。¹⁴以譚獻（1832-1901）為代表的常州詞派理論家，繼承常派「比興寄託」的詞學思想，整理道咸時期的詞作，重新標舉「詞史」寫作的價值。¹⁵周閑是晚清詞壇的一位重要作家，善以詞言史，而其「詞史」之作正是在這樣特定的時代環境與學術背景下形成，體現了鴉片戰爭所帶來的巨大震撼，強化了詞作反映現實的功能，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鴉片傳入中國，係始於唐代。當時僅用作藥材使用，主要用來止痛安神。明以後有人拿來吸食，稱為鴉片煙，其效果為刺激神經，使人興奮。如吸食過度，久而成癮，則會造成神經衰弱、體力不支，構成個人及社會的嚴重災害。惟當年輸入量不多，尚未形成大害。直至英國統治印度，有計劃地獎勵種植鴉片，並由東印度公司向中國運銷，輸入量乃

¹³ 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冊4，頁3567。

¹⁴ 詳見沙先一、張宏生，〈論清詞的經典化〉，《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2期，頁99。

¹⁵ 詳見莫崇毅，〈劫後花開寂寞紅——論道咸時期的「詞史」寫作〉，《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3期（2015.5），頁35-36。

漸增。¹⁶爾後，經濟問題慢慢浮現，因為鴉片不僅帶來毒害，其貿易更導致了白銀的迅速外流，令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出現通貨膨脹，¹⁷西元1837年（道光十七年），鴉片氾濫導致的問題終於到了清朝政府非立即採取堅決措施不可的地步，但也因此掀起了中英兩國第一次的戰事，史稱「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係發生於西元1839年9月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期間的中英戰爭；戰爭的直接導火線，是道光十九年清帝國欽差大臣林則徐（1785-1850）奉道光皇帝（1782-1850）聖旨於廣東東莞收繳鴉片，先於虎門銷煙，接著上諭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英國為打開中國國門而發起戰爭。戰爭以英國遠征艦隊炮擊廣東九龍為起點，最後以清朝失敗，簽訂《南京條約》告終。¹⁸

周閑祖上俱授武秩且有軍功，¹⁹祖父周邦憲曾任都尉，²⁰父親周萬青於嘉慶年間任澎湖守備，長年軍旅在外，好詩文，其詩多體現軍旅生涯，彰顯忠義之氣，如〈菲才〉：「老臣夢寐思酬國，盛世勛勞不事兵。枉笑當時馬新息，衰年猶自重功名。」〈大獵二首〉：「好憑忠義答皇威」、「老農植杖話軍容」等詩句。周閑以其軍功世家之傳承，頗受薰染，所謂「威重何須養，軍心父子同。」（〈即事〉）²¹友人劉履芬（1827-1879）〈旅窗懷舊詩〉稱其：「嶽崎歷落奇男子，一樣填胸氣不消。」²²杜文瀾（1815-1881）《憩園詞話》卷五「周存伯大令詞」條曰：「少負才藝，載筆遨遊，後從其族叔鎮軍督艇師駐金焦，間以戰功，歷保知縣。」²³皆可窺知其性情高抗之武將形象與建功立業的決心，而鴉片戰爭正開啟了

¹⁶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頁20。

¹⁷ 查時傑編著，《中國近代史》（臺北：大中國圖書，2001），頁43。

¹⁸ 同前註，頁44-47。

¹⁹ 詳〈武功將軍先考春園府君行狀〉，《范湖草堂遺稿》，頁45-46。

²⁰ 詳〈昭武都尉先祖邦憲公家傳〉，《范湖草堂遺稿》，頁43-45。

²¹ 上引《武功將軍逸詩》係錄自《范湖草堂遺稿》附，頁6-7。

²² 清·劉履芬，《古紅梅閣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冊703，頁821。

²³ 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976。

詞人傳承父志，投身軍戎的念頭，有詞〈竹馬兒·上嚴子陵釣臺〉云：「更想歌朱鳥，參軍去國，翠微多感。」²⁴

西元1840年6月，即道光二十年夏，英國遠征軍由海軍少將喬治·懿律（George Elliott, 1784-1863）領軍到達廣東洋面。²⁵7月4日（六月初六），英軍抵定海附近，限定海知縣姚懷祥（1783-1840）次日交城遭拒，隔日英軍進攻，6日（初八）城破，姚懷祥投水自盡，守城兵勇潰散，定海失陷。²⁶其後，英軍以定海為基地，持續北進，8月11日（七月十四日）抵達大沽口，直隸總督琦善（1786-1845）意在和談，英方允諾折回廣東，交還定海，以待續議。琦善被授為欽差大臣，入京面陳，林則徐、鄧廷楨（1775-1846）遭革職議處。琦善一反林則徐所為，一方面對英方表示和好之誠，一方面又藉故拖延時間，英人知其居心，決定戰後再商。西元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軍攻佔虎門大角、沙角砲臺，守軍死傷七百餘人，師船、拖船沉燬11艘，琦善隨之讓步，與英軍初步協議締結《穿鼻草約》。²⁷隨後，定海英軍陸續調往廣州，並於2月24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四）主動退出定海，撤往廣州一帶，27日（二月初七）剿英夷欽差裕謙（1793-1841）率兵進抵鎮海，派遣葛雲飛（1789-1841）、王錫朋（1786-1841）、鄭國鴻（1777-1841）三總兵進駐定海，重建防務。²⁸

鴉片戰爭的砲火，定海首當其衝，浙東邊防皆受波及。周閑家鄉浙江秀水亦臨近戰區，面對家國存亡之際必深有所感。道光二十一年春，詞人選擇投身軍戎，背井離鄉前往浙東前沿，途經西陵停靠，憶念故鄉眷戀不捨，其〈憶秦娥·西陵驛夜〉²⁹詞云：

²⁴ 清·周閑，《范湖草堂遺稿》，頁117。

²⁵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上冊，頁181。

²⁶ 王先明、麥天樞，《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頁256-258。

²⁷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頁62-64。

²⁸ 「寧波文化網·寧波大事記·清（1804-1850）」http://202.107.212.147/web02/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141&Itemid=30，2017/4/30 檢索。

²⁹ 本文徵引周閑詞作皆參校《詞律》所收詞牌格式予以標點斷句。清·萬樹

花離離。涼風虛館吹羅帷。吹羅帷。畫屏短燭，人在天涯。 江
南時節空芳菲。錦衾樓上愁蛾眉。愁蛾眉。樽前殘淚，猶夢臨歧。
(頁148)

此詞寫春花茂盛，芳菲時節，美景當前卻原是「畫屏短燭」、「人在天涯」的孤獨場景，故著「虛」、「空」兩字寫現實的淒涼，也表現內心的哀戚。詞人憂心國家局勢，欲往戰事前線戍守家園，卻又不得不選擇離鄉背井，此去，僅能「樽前殘淚」，頻頻夢迴臨別之際與依依不捨的當下。詞情哀婉卻又滿懷對故鄉、家人及所愛眷戀繾綣之情。另外一首〈一翦梅〉亦作於此時，詞云：

花落門前啼暮鳩。戍鼓城頭。津鼓船頭。春帆一翦去明州。江水
東流。海水西流。 此夜疎簾人倚樓。眉樣如鉤。月樣如鉤。
夢中天際誤歸舟。燈火鄉愁。烽火邊愁。(頁149)

此詞同樣作於春天，卻從「花落」黃昏的蕭瑟場景寫起，並通過鳴鳩、戍鼓、津鼓的聲音描寫，渲染離人遊子的感傷，同時點出行役征戰係此行之因。「明州」即寧波古稱，詞人發舟前往浙東戰區，為了「烽火邊愁」，於是只能懷抱「燈火鄉愁」，對照上片「江水東流」與「海水西流」兩句則著眼外在環境的現實景況，詞人乘舟東下，眼見滔滔江水向東奔流，而無盡的海水卻不斷西流湧進，暗喻西方世界英軍艦隊大舉入侵與進攻之勢。故下片轉寫月色之下「眉樣如鉤」的倚樓之人；此處化用宋·柳永(987-1053)〈八聲甘州〉詞句：「想佳人、妝樓凝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以對面著筆的方式寫憶念之深，同時興起自己思鄉之情與憂國之思，凸顯內在心理的矛盾與掙扎。

周閑此去從軍征戰，思鄉之情自難避免，但定海前一年曾陷英軍之手達八個月之久，寧波、鎮海亦遭波及，故詞人雖有思鄉漂泊之感，卻仍對此行報國封侯充滿信心，如〈念奴嬌·郁灣曉發〉詞云：

纂輯，《詞律》二十卷，《辭書集成》（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冊32-35。

宿雲初醒，漏零星殘月、猶明篷底。聽語春灣潮漸落，一翦橫潮風起。野樹堆青，曙鴉簇墨，漠漠煙無際。大江天迴，片帆潛破濃翠。笑我歲歲辭家，飄鸞泊鳳，孤負人姝麗。尚記芳筵前日酒，今已樓船千里。會覓封侯，東方鼓吹，夫婿應如此。此遊殊壯，不須頻夢鷗尾。（頁149-150）

此詞上片寫景，詞人拂曉發舟，猶有「零星殘月」，一片荒煙無際，唯見孤帆潛破平靜無波的大江之水。黎明初曉，荒煙大江，孤帆遠去，此景雖寂寞，卻又寄寓此行之必然與詞人不悔的心情。故下片雖寫離情，「飄鸞泊鳳」，辜負佳人，但如今千里之遙，天各一方，實正乃丈夫「會覓封侯」之際，本應如此，故此遊自是壯舉，國難當前，實無須「頻夢鷗尾」隱於故鄉、遁於山林，充分彰顯了詞人離鄉征戰，許國壯志的決心。

三、戍邊浙東之詞作分析

自定海第一次失陷，浙東前沿一直處於備戰狀態，其後英軍雖主動退出定海，但戰事並未結束，尤其廣州之戰清軍節節敗退，更令此戰前景一片低迷。此一時期，周閑於浙東戰區，親身參與籌措軍務，期間登臨邊防重地「招寶山」，有詞〈齊天樂·登招寶山威遠城樓〉云：

崔巍城闕依霄漢，高憑斷崖千丈。日角旌旗，天邊鼓角，絕顯重關誰抗。生平慨慷。好塵騎登臨，酒杯延望。拂面東風，晚潮如捲向西上。頻年烽火未歇，有防江密壘，橫海峨舫。別眼驚春，離腸轉夢，何事征衣羈鞅。情懷悵惘。念紅染魚蓑，翠移鷗槳。散髮滄溟，釣竿真一往。（頁151）

詞人登上屹立於甬江出海口的招寶山，其地險要，可謂鎮海關隘、甬江咽喉、海防要塞，係浙東邊防重地。威遠城樓位於山頂，乃明朝著名抗倭將領盧鏜（1505-1577）親自督建。盧鏜熟知兵法，智勇雙全，鎮守鎮海時已七十高齡。他深知招寶山雄據海口，與金雞山對峙，為甬江之咽

喉，根據多年抗倭的經驗，認為從招寶山俯視縣城，相隔不過數十步，若倭賊一旦登上招寶山，且置火炮於山頂，縣城將不攻而破，故守城非據險要處不可，而據險要處非建城不可，因此親自督建威遠城樓。³⁰周閑於兵法深有鑽研，故初抵寧波、鎮海邊防，不久即登此險峻，臨高望遠，遂生守關抗敵、慷慨之志，此時舉杯延望，東風拂面，實甚有情致，但上片結句「晚潮如捲向西上」卻隱含西潮襲捲、烽火未歇的憂慮，故下片直寫「頻年烽火」，其中「防江密壘」是清軍邊防布署，「橫海峨舫」則為橫行海上之英艦，兩方大有對峙之勢，走筆至此，詞人忽而宕開一筆，轉寫惜春情懷，羈旅鄉愁，最後歸於隱逸之志，惟此番情懷畢竟只能悵念懷想，現實裡「征衣羈鞅」的束縛無解，詞人以幽微含蓄的手法嘲諷了慷慨激昂的許國壯志終究失落的可嘆現實。

周閑詞中表現思鄉情切，隨著清軍節節敗退，國勢日漸衰微而益顯強烈，故幾闕題為「軍中」之詞，情調皆哀感低沉，如〈鑲窗寒·軍中夜雨〉詞云：

燭短飛蛾，衾疎減麝，枕函空抱。零風碎雨，旅思較量多少。記沉沉、落花閉門，那宵也是春寒峭。有鈿箏暖炙，金樽深酌，掩帷雙笑。天杪。成昏窈。祇夢翦涼雲，恨浮芳草。瓊廬酒醒，不似當時簾繞。倚更闌、悽楚萬端，亂笳斷角都聽到。讓歌樓、帳翠燈紅，夜話輸年少。（頁151-152）

此詞作於投身軍旅生涯不久之際，全詞善用今昔對比的手法。上片前四句從現實環境寫軍旅生涯之苦，「旅思較量多少」使全詞轉入回憶書寫，同樣料峭春寒，雨打花落的深夜，當時卻是「鈿箏暖炙，金樽深酌，掩帷雙笑」的溫暖柔情，相較今日寒夜衾疏，孤枕難眠的夜晚，悲情不言而喻。下片寫時間的推移，在昏窈幽暗的夜色裡，「涼雲」只能於夢中裁剪，畢竟現實依舊芳草悽悽，充滿離情。於是詞人酒醒瓊廬，終知並非當時簾繞，更何況軍中「亂笳斷角都聽到」，只更添悽楚萬端的行役

³⁰ 參鄭毓嵐，〈雄鎮要塞威遠城〉，《文學港》總第181期（2013.12），頁68。

之感。同年春天，月圓十五，詞人戍守邊地，對月有感而發，作詞〈月華清·軍中對月〉云：

鴉幕天晴，牙旗風靜，枕江營壘初暮。潮滿春濠，帳底輕寒如冱。
朗魄映、萬里霏煙，皓彩散、一身零露。延佇。悄不聞夜鵲，更
無芳樹。獨對娟娟三五。料燕子瓊閨，海棠朱戶。網遍簾塵，
冷落玲瓏光素。認舊時、涼檻圓暉，照此夕、戍樓人語。淒楚。
看玉繩轉影，銀河催曙。（頁153）

春夜十五，天晴風靜，本該月朗風清，氣候宜人，但詞人卻只感受到寒氣凝結，眼前一片煙霧瀰漫，月光下，映照一身零露，更顯孤寂淒清，而「悄不聞夜鵲，更無芳樹」則寫出前線戰區肅殺蕭條的現實場景。詞人月下久留，獨對此情此景，思及戰火未歇，過去「燕子瓊閨，海棠朱戶」，如今卻「網遍簾塵」，人事的美好遭戰火侵逼，於是只能冷落玲瓏月色，空照守邊軍士，對此荒涼之景，直至月落天明。

誠如學者葉嘉瑩於〈論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及詞學家對此種特質之反思與世變之關係〉文中指出：「詞之為體，則較之於詩似乎更宜於表達世變之中的一種挫辱屈抑難以具言的哀思。」並進一步提出，詞之美感不在單純表現屈抑之情思，「而是在屈抑之中還有一種堅持和擔荷的力量」，即所謂「弱德之美」。³¹依此觀周閑作於此一時期之閨怨詞，實正體現此種幽約怨悱的弱德之美，如同樣作於道光二十一年春之〈青玉案〉詞云：

杯心簾底愁無主。記舊日、橫塘路。也有門前多少樹。織桃倚夕，
垂楊作絮。一樣春天暮。年華爛錦誰相誤。被海水、離魂阻。
酒盡宵寒知幾度。烏烏戍角，冬冬城鼓。不是高樓雨。（頁152）

北宋賀鑄（1052-1125）有〈橫塘路〉（青玉案）³²一詞，近人繆鉞評曰：「藉美人香草之辭以發抒其所志不遂，孤寂自守，追求理想之遠慕遐思」³³

³¹ 收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1期（2002.3），頁67。

³²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8），冊1，頁513。

³³ 繆鉞，〈論賀鑄詞〉，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臺北：國文天地雜

可知賀詞此作虛寫相思，實乃抒抑鬱不得志之閒愁。周閑此詞同樣寫懷思美人；「杯心簾底愁無主」寫美人等待的煎熬，而「無主」的焦慮，似乎也暗喻著政局的變動，清廷時和時戰、搖擺不定的策略，多少令詞人心生迷惘。此番從軍之舉，本是詞人報國壯志，過去，一樣的春天，一樣的黃昏，毅然選擇奔赴浙東，背井離鄉，只可嘆過去許國的豪情，如今卻成了「年華爛錦誰相誤」，海水浪濤洶湧，阻隔了遊子歸鄉之魂，無盡的夜晚，伴隨著邊防戍角與城鼓之音。結句「不是高樓雨」是對現實的否定，隱微地道出守邊將士面對政局戰事無能為力的哀感悲悽。

其後不久，作於暮春時節之小詞〈河傳〉亦藉由美人懷思之閒愁，體現幽約怨悱之感，詞云：

夢斷。深院。博山三疊，屏山六扇。一重山。一重寒。人遠。送
春天又短。 四尺簾波捲花影。愁難省。斜日畫樓暝。意忪惺。
下階庭。冥冥。落紅門不扃。（頁153）

上片寫閨怨春愁，「博山」係指焚香薰爐，以爐體山形蓋故名之；「屏山」則謂繪有山水之屏風，兩者皆閨房物品，以其山形意象，引出下文「一重山。一重寒」，人隨春去，象徵著美好光景的逝去，過去王朝盛世，天威震懾夷狄的榮景已不復存在，故下片通過落日西照，畫樓昏暝的景色，寫美人惺忪，步下階庭，忽見落花滿地，門戶未閉。結句「落紅門不扃」暗用唐·李商隱（812-858）〈齊宮詞〉：「永壽兵來夜不扃」³⁴詩意，其實意有所指，詞人身處浙東前線，眼見重要關防履遭侵逼，清軍卻苦無對策，如同斜日黃昏，只能任憑暗夜的降臨；此外，周閑此作，正值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暮春，英軍進攻廣州城，欲佔據廣州十三行商館，³⁵廣州係清朝當時「一口通商」的重要港口，如今遭敵軍砲火猛攻，

誌社，1989），頁 282。

³⁴ 清·聖祖敕撰，《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冊 16，卷 539，頁 6174。詩句意謂：南齊將要亡國的當晚，齊廢帝還沉醉在歌樂管絃中，完全不知宮殿門戶洞開，叛軍部隊已在門外。

³⁵ 據清·梁廷柅，《夷氛聞記》卷三所載：「夷船豎黑旗，連日遊奕省河，直逼炮臺，勢甚張。……夷既聚泊，遊奕小舟如梭織，其兵船迭運飛炮攻城。」

重要門戶洞開。戰局開打至今，清軍處於節節敗退之勢，想必是詞人愁思難解之因，故曰「愁難省」。

回觀詞人身處之浙東戰場，自英軍主動撤出定海，欽差大臣裕謙即率兵進抵鎮海，同時派遣三總兵進駐定海，重建防務，同年6月10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被革職的林則徐以四品卿銜赴浙江聽候諭旨，至鎮海連日協辦防務，察看地形與砲臺，檢視新鑄大砲，觀看演放銅砲、鐵砲，短短一個月為浙東海防做出具體貢獻。³⁶另一方面，道光皇帝派奕山（1790-1878）為靖逆將軍赴廣東指揮作戰，英軍隨即進攻廣州，四天之內，廣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揮的一萬八千大軍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只好掛白旗投降，與英軍簽訂《廣州和約》，不但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³⁷結果清廷要林則徐及鄧廷楨承擔戰敗罪責，林則徐復被革去四品卿銜，遣戍新疆伊犁，僅在鎮海停留34日。³⁸林氏遭革職遣戍邊疆的消息傳來，適值農曆五月，故周閑作於此時的〈唐多令〉一闋，充滿感傷的情調，詞云：

細柳拂高樓。平蕪減去郵。更風潮、一夜江頭。望眼他鄉渾不是，
纔五月，做濃秋。蹤跡浪萍浮。年華海水流。覆深杯、莫抵
深愁。今夜清笳休繞壘，留好夢，過杭州。（頁154）

此詞上片有細柳、高樓、平蕪、郵亭等送別遠行之意象；下片則有清笳、繞壘等邊疆戍防之意象，巧妙扣合林則徐遭貶一事。值此五月盛夏之際，詞人卻感受到秋天的濃愁，思鄉深情與戍邊淒苦，纏繞糾結，隨著

沿珠江二十里間，環東西南三門外，炮聲無片刻斷。……入夜，火光如晝，日則四射火箭，焚南北岸舖舍，南門外燒毀尤甚，民間無救者，官軍亦不敢出撲，聽其自焚自滅。留者但洋行貯貨棧舍而已。」詳氏著，紹循正點校，《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70-71。

³⁶ 邵裕民，《中國名將之文韜武略》（臺北：華志文化出版社，2014），頁230-231。

³⁷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65。

³⁸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朝廷以「辦理殊未妥協，深負委任」和「廢弛營務」的罪名，革去林則徐「四品卿銜」，「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詳清·文慶等監修，《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二十九》（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冊1，頁563。五月二十五日林則徐接獲上諭，次日即啟程離開鎮海。

時間流逝與日俱增，深杯之酒消解不了濃重鄉愁，更何況邊防淒清的胡笳聲響繚繞不絕，更令守邊將士愁思輾轉，無法入眠。其中寫林氏之苦，也寫個人之苦，同時擴及守衛邊防將士之苦，全詞充滿悲感的基調，暗示盛世王朝不復。盛夏之景已如秋天蕭瑟，而思鄉情切更凸顯詞人對戰爭局勢的悲觀，全文裡唯一的美好在夢境，於是，面對現實的失落與悲慨，不言而喻。

同樣作於此時的〈夏初臨·招寶山麓榴花初開〉詞云：

葉碎含煙，枝斜吐燄，日邊一樹燒空。駐馬山亭，徘徊靜遠珍叢。記逢開傍簾櫳。有當時、綠鬢玲瓏。如今應憶，花同酒豔，色比裙濃。無端客裏，又見穠英，蠟珠綴巧，綉彩裁工。蹉跎芳節，天涯負却薰風。愁眼息息，把征旗、錯當幡紅。任瞳矓，遂疑戍火，近訝邊烽。（頁154-155）

詞人重臨邊防要塞招寶山，見山麓榴花初開，有感而作。榴花開於夏季，唐·韓愈（768-824）有〈題張十一旅舍三詠·榴花〉詩，首二句云：「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³⁹可見石榴花濃豔碩大，花朵盛開時甚是搶眼炫目，其色澤艷紅似火，日照下彷彿一樹烈火空燒，艷照動人，令詞人忍不住歇馬山亭，徘徊不前，並進而遙念故鄉，通過今昔對比，更見韶光易逝，天涯游子之愁。下片三四句化用唐·溫庭筠（812-870）〈海榴〉詩句：「蠟珠攢作蒂，綉綵剪成叢」⁴⁰，極寫榴花精緻美好，彷彿絲綢裁剪之叢花，「把征旗、錯當幡紅」則用唐人「朱幡護花」⁴¹的典故，寫詞人護花之情，同時又凸顯了厭戰的內在心理，因此在山霧微

³⁹ 清·聖祖敕撰，《全唐詩》，冊10，卷343，頁3843。

⁴⁰ 同前註，冊17，卷581，頁6744。

⁴¹ 唐·鄭還古，《博異志·崔元微》載其事，謂唐玄宗天寶年間，有處士崔元微於春季月夜遇楊氏、李氏、陶氏、石醋醋和封十八姨，眾人共飲酒，十八姨「翻酒污醋醋衣裳」，遂不歡而散。第二夜諸女又至，醋醋言「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盼崔元微每歲元旦立朱幡於苑東，可使諸女免難。時元旦已過，因請於某日平旦立朱幡，是日東風刮地，苑中繁花無損，蓋悟諸女皆花精，醋醋即石榴，而封十八姨乃風神也。詳見氏著，《博異志》，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十四編》（臺北：新興出版社，1976），冊1，頁57-58。

光裡，一片榴花灼灼，遙望以為係我軍戍守之燈火，近觀卻訝異成了邊防之烽火，顯然預見浙東沿海即將有戰事發生。

巡防招寶山不久，周閑親赴此役首要戰區定海，途中作〈水龍吟·渡海〉一詞云：

海門不限萍踪，危檣直駛東南去。怒濤卷雪，輕舟浮葉，乘風容與。浪疊千山，天橫一髮，魚龍能舞。向船舷叩劍，舵樓釃酒，何人會、茫茫緒。 遙指虛無征路。望神洲、瓊煙霏霧。汪洋弱水，驚魂縈目，蓬萊猶故。絕島揚塵，孤帆飄羽，重淵垂暮。且當杯散髮，中流擊楫，放斜陽渡。（頁155）

本詞通過波濤洶湧的海面，寫「輕舟浮葉」「乘風容與」起伏不定的動盪不安，然而面對壯麗河山，詞人與北宋·蘇軾（1037-1101）同樣思及曹操（155-220）「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⁴²的豪情壯志，惟上片末「何人會、茫茫緒」化用南宋·辛棄疾（1140-1207）〈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上片結句：「無人會、登臨意」⁴³之意，則又體現了詞人壯懷激烈卻報國無門的憂懼與感傷。因此下片以「虛無」起句，可知對此番征路之迷惘，但可貴的是，詞人孤帆飄羽，橫渡汪洋，前行遠隔海外、曾失陷敵軍的定海，卻依舊能在低迷的戰爭局勢裡催生出晉朝祖逖（266-321）「中流擊楫」⁴⁴誓在興復的壯烈情懷。

其間，周閑曾與鎮守之三總兵夜餞定海城樓，作〈大酺·陪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三帥夜餞定海城樓〉詞云：

正島煙青，邊烽紫，聯騎籠燈城脊。層樓憑望，迴看洪濤無際，遠天如拭。翠檻縈晴，朱簾捲夜，星斗窺檐堪摘。開筵傾樽酒，對龍淵試劍，豹枝橫戟。況猿臂當歌，虎頭能舞，壯哉今夕。豪情還岸憤，把杯起、酣挹滄溟碧。回首望，銀盤飛上，冷照霜袍。

⁴² 宋·蘇軾〈赤壁賦〉，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6。

⁴³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冊3，頁1869。

⁴⁴ 詳唐·房玄齡等修，《晉書》，《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祖逖傳〉，頁1694-1695。

願良宵、盡須浮白。畫角烏烏聽，思料理、釣船漁笛。辨歸路、松陵驛。者番高會，應隔蓬萊雲色。別情黯凝海國。（頁155-156）

定海城位於舟山群島，曾為英軍佔領，後由三總兵進駐鎮守。周閑抵定海，正是盛夏之際綠意盎然之時，但城內卻充滿邊關戰事的緊張氣氛，夜裡依然。城樓高處，夏夜星空，詞人與三總兵開筵對飲，形象地描寫了三位將領持劍執戟、當歌能舞、威武儒雅的情狀。「龍淵」、「豹枝」分別用典，謂武器精良，蓋龍淵劍係古代名劍，《越絕書》載：「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⁴⁵龍淵劍成之後，俯視劍身，如同登高山而下望深淵，飄渺深邃仿若巨龍盤臥，故名；豹枝戟亦謂古代兵器方天戟，據《三國志平話》卷上所記：「（呂布）身長一丈，腰闊七圍，獨殺百十餘人，如此英雄，方今天下少有。……布騎赤兔馬，身披金鎧，頭帶獬豸冠，使丈二方天戟，上面掛黃幡豹尾，步奔過騎為左將軍」⁴⁶，可知此處特指東漢末年名將呂布（?-199）兵器。「猿臂」、「虎頭」則側寫人物，形象生動，蓋猿臂將軍係稱西漢名將李廣（?-前199），《史記·李將軍列傳》載：「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⁴⁷；虎頭參軍則謂東晉名士顧愷之（345-406），小字虎頭，人稱虎頭將軍，《晉書·顧愷之列傳》載：「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⁴⁸，用典巧妙，形象地彰顯了將軍英勇，文士儒雅，能文能武者，今晚齊聚一堂，果真「壯哉今夕」！此詞上片通過前沿邊防、將軍形象，彰顯豪情壯志，但下片仍透出歸隱情懷，顯見詞人依舊不樂觀看待這場戰事，如同樣作於此時的另一闕詞〈隔浦蓮近拍·軍中初見荷花〉下片末三句云：「風景如今

⁴⁵ 《越絕書》卷十一，〈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110，頁204。

⁴⁶ 《三國志平話》（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97），頁21。

⁴⁷ 詳漢·司馬遷撰，《史記》，《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7），卷一百九，列傳第四十九〈李將軍列傳〉，頁2872。

⁴⁸ 詳唐·房玄齡等修，《晉書》，卷九十二，列傳第六十二〈文苑·顧愷之傳〉，頁2404。

那再可。愁麼？閒鷗涼夢贏我。」（頁156）雖未明白道出對時局的憂慮，但思鄉情切、不如歸去的念頭，已幽微傳達了浙東守邊將士的低迷士氣。

就當時局勢來看，《廣州和約》簽訂後，英軍即離開廣州，於是道光皇帝遂以為戰爭已經結束，通諭沿海督撫酌情裁撤各省調防官兵。西元1841年8月上旬，即道光二十一年秋，裕謙接到奕山、祁貢（1777-1844）自廣州發出英軍將「再犯閩浙」的預警，乃上書要求緩撤江、浙兩省防務，道光皇帝於8月19日（七月初三）批諭：「著裕謙仍遵前旨，……於鎮海、定海緊要處所，酌量暫留弁兵外，其於調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歸伍。……不必為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結果僅時隔數日，英國艦隊即出現在廈門，8月25日（七月初九），英國艦隊進逼廈門海域，通牒限期交出廈門遭拒，次日攻陷廈門，總兵江繼藝（1788-1841）戰歿。英軍破壞砲臺後，留兵鼓浪嶼，續向定海前進。⁴⁹周閑〈夢橫塘·鈎金塘曉望〉約作於此時，詞云：

袷衣禁曉，短鬢吹寒，馬頭衝破濃霧。曙月猶明，照十里、微茫塘路。煙溼晴巖，樹籠芳堞，滿天風露。漸狂潮北上，大海東馳，看朝日、瞳矓吐。日邊便有危帆，隔千重遠浪，數點如鷺。水旅星程，也似我、泛萍飄絮。念一榻、江南好夢，百尺高樓未曾寤。金烏窗深，玉鶯衾密，料魂縈邊戍。（頁157）

「袷衣」係秋涼時節所著有夾層的衣服。秋天清晨，詞人策馬巡防於鎮海招寶山附近的金鈎塘，眼前盡是淒清迷離的秋曉之景，山林間雲霧繚繞，漫天風露襲人。處身淒迷，詞人有更深重的危機感，「漸狂潮北上」已預期英軍如怒濤狂潮北犯之舉，「大海東馳」則是詞人迎戰的決心，此處大有必勝的信念，尤其朝日漸升似預示著光明的前景。下片則轉寫鄉愁，日出東方，迷霧散去，海面景象清晰可見，沿海巡防的船隻係戍守疆土的將士，肯定與詞人一樣征戰異鄉，只為留取故鄉親人一夜好夢，但詞人接著從對面著筆，蓋家鄉之人如何好夢？料想魂縈邊戍，夜

⁴⁹ 軍事科學院中國近代戰爭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戰爭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冊1，頁32-33。

夜無法成眠。此詞深切表現了守邊將士內在矛盾的心境，同時也真實反映了戰爭的殘酷與兩難。

面對一觸即發的浙東戰局，詞人內心雖然憂慮，但軍中士氣仍應鼓舞，故此時作〈慶春宮·軍中觀壯士舞劍〉詞云：

紅燭籠紗，黃旗傳鼓，酒傾不盡如波。豹尾纏腰，虎毛覆額，健兒顏色先酡。試從吾舞，看三尺、秋霜太阿。憑軒拔鞘，帳外天高，座上風多。重將醉眼摩挲。光炫袍花，涼逼裊羅。天寶公孫，鴻門樊噲，壯哉今尚婆娑。唾壺敲缺，且聽我、當筵浩歌。良宵難得，須趁歡娛，休放蹉跎。（頁158）

軍中壯士豪氣夜飲，舞劍助興，充分展現威武英姿與壯烈情懷，十分難得。但隨著英軍第二次進犯定海，守軍激烈抵抗，⁵⁰時值農曆八月中旬前夕，周閑作〈桂枝香·鐵佛寺看桂花〉詞云：

商飈夜發。向古寺晚柯，吹滿黃雪。乍訝天香雲外，細飄瑤闕。那知一笑征塵裏，傍芳叢、訪秋還折。木犀誰證，禪關空啟，磬聲幽絕。念自昔、梧園賞月。伴綺席堂東，慘鬢金屑。冷露憑欄，猶唱桂枝新闕。廣寒舊事消殘夢，又無端、醉魂縈結。小山何處，為歌招隱，兔華時節。（頁158-159）

「商飈」即秋風，趁夜襲來，灑落淡黃色的桂花，片片花瓣如飄黃雪。詞人以秋風喻英軍，一夜襲來，令桂花清香紛紛飄落，遂知戰爭的現實與殘酷。下片以今昔對比，凸顯今年無心賞月的情緒，結尾三句用典巧妙，〈招隱士〉始見於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題為淮南小山作，⁵¹全文採用鋪寫手法，十分生動地描繪出荒山溪谷的淒涼幽險，藉以烘托隱士幽居的寂寥艱危，由是急切地表達「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⁵⁰ 《清實錄·宣宗實錄六》卷三五六載：「我兵前隊陣亡，後兵繼進，所用擡炮，至於紅透不能裝打，猶捨命轟擊。」冊38，頁432。

⁵¹ 漢·王逸題解稱：「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詳釋》（臺北：五洲出版社，1972），頁141。

之意向，感情濃郁，意味深長。王逸以此為小山之徒「憫傷屈原」所作，而周閑此處則有意於月圓時節以此詞憫傷定海慘烈的戰事與是時正激烈奮戰的三位總兵。

這段時期詞人雖未言明對戰事的失望，但幾首詞作皆悔恨軍旅生涯，感傷人生飄零，通過詞作幽微反映對現實的失落。如〈駐馬聽·上巾子岡〉詞云：

亂草高岡。二三騎，看登百級頽牆。霜欺短髮，風吹塵帽，呼攜女酒盈觴。謾徬徨。算幾經、景物淒涼。殘角還鳴，暮潮仍上，遠雁無行。軍中漸非昔日，豪興都忘。但一度延首，一斷迴腸。莫是山重水複，望裡遮住家鄉。怨浪跡，只消磨，馬上斜陽。（頁159）

巾子崗位於鎮海城區，招寶山附近，亦邊防要塞。但詞人巡防全無心情，所見景物皆是淒涼，「殘角還鳴」是戰敗的掙扎，「暮潮仍上」是侵略的持續，而「遠雁無行」則是對未來的無所寄託。故下片悔恨投身軍戎，諷刺馬上征戰的生涯，只消磨於如斜陽落日般的國家局勢。另一首〈陽臺路·上金雞山〉同為登臨鎮海邊防所作，詞云：

晚天霽。正淡煙曲逕，幽紅疎翠。府層臺、一片斜陽，千疊亂山堆髻。山斷潮迴，不了海痕、半絲髮細。垂虹綴。有幾行、飛鴻攢墨成字。歎念衣塵遊倦，對暮景、還停旅騎。戍旂軍角，苦易惹、異鄉情思。登臨路、青蕪暗減，已換舊時春睇。風前落葉蕭蕭，秋如人醉。（頁161-162）

金雞山位於鎮海東岸，與招寶山相對峙，亦為邊防重地。此詞上片同樣以殘敗淒涼之景引動詞人歸鄉情思，下片則抒發羈旅行役之苦，哀感動人。又如〈玲瓏四犯·軍中夜聞琵琶〉一闕，情感表現同樣淒涼，詞云：

霜壘天寒，漸夜半西風，吹遞絃索。戍壁燈昏，誰抱鳳槽愁酌。無限翠咽紅鳴，是壯士、感耶漂泊。敢美人、傷也淪落。繁響變聲齊作。幾回推枕拳重幕。聽玲瓏、旅情淒惡。堪憐客裏聞歌淚，彈滿蘭襟薄。應比倚酒畫樓，按入破更添淒越。況月明無賴，攙數點，城頭角。（頁160-161）

秋霜天寒，西風漸緊，戍壁燈昏，遠方卻不斷傳來絃索聲響；「鳳槽」即琵琶，其音如泣如訴，想是前方壯士感慨身世飄零，又或美人自傷淪落，其聲情激越悲慨，顯示彈奏琵琶之人的內在心境。詞人難以入眠，幾次推枕細聽琵琶清越之音，引動天涯遊子之感，不禁涕淚交零，何況月明如霜，不解人事，遂更添鄉愁。

四、戎壘紹興之詞作分析

西元1841年8月10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英軍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抵達澳門，英軍第二次北犯，相繼攻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金門總兵江繼藝戰歿，定海三總兵相繼陣亡。而周閑所在戰場，戰事同樣激烈，英軍攻占定海後，供應困難，急謀進窺鎮海、寧波，為其冬季駐軍奪取營地；鎮海位於甬江入海口西岸，東瀕甬江，北臨大海，西岸之招寶山與東岸之金雞山夾江對峙，形勢十分險要。兩江總督裕謙在加強定海防務的同時，對鎮海邊防亦頗為重視，其布署浙江提督余步雲（1774-1842）率兵千餘防守招寶山及其以西之東岳宮，總兵謝朝恩（1792-1841）率兵一千五百防守金雞山，總兵李廷揚（1782-1853）率兵數百防守東岳宮以西之攔口埠砲臺，裕謙本身則率兵千餘坐鎮縣城指揮。同年10月10日（八月二十六日）清晨，英軍左、中兩縱隊在三艘軍艦的掩護下開始攻擊，總兵謝朝恩力竭落海陣亡，余步雲率先逃跑，放棄招寶山砲臺向鎮海撤退，英軍先後占領金雞山與招寶山，居高臨下，砲擊縣城。裕謙指揮守軍登城抵抗，英軍猛攻，裕謙見鎮海勢危，自盡身亡，鎮海淪陷。兩日後，英軍進攻寧波，提督余步雲和知府鄧廷彩棄城而逃，寧波復陷。⁵²周閑隨軍隊撤退，一路經餘姚至上虞，行役途中有詞〈憶少年·夜抵上虞驛〉云：

⁵² 軍事科學院中國近代戰爭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戰爭史》，頁35-36。

今宵塵騎，今宵風露，今宵山驛。籠鞭趁塘路，照朦朧月色。 百里郊原霜氣逼。送行人、鬼燐吹碧。孤城四門閉，有寒鷗鈎磔。
（頁162）

此詞寫寒夜行軍，一片淒緊之狀。上片首三句連用「今宵」，更顯連夜策馬揚鞭，月照朦朧，行軍趕路之速。下片寫所見之景，荒原無盡，秋霜逼人，沿途人煙渺渺，城門四閉，惟見墳塚間碧光閃爍，寒天鷗鳥伺機而動，描寫甚為驚駭，情狀逼真，足以反映詞人隨軍退守，驚懼不安的心境。另，〈感皇恩·連夕宿上虞縣〉一詞，同樣作於此時，云：

歌馬入離亭，溼烟淒晚。細雨寒花上虞縣。驛門深閉，翠黯半庭秋蘚。欄干無客倚，塵堆滿。 永夜不眠，繡衾空展。戍鼓零星四三點。短屏人坐，涼送西風一翦。賦詩黃葉裏、孤燈閃。（頁162-163）

周閑隨軍隊連夜宿上虞縣，過去人車往來的驛館離亭，如今卻空無一人，繁華盛景已逝，惟剩半庭秋蘚、塵堆闌干，蕭條的景象在清秋的雨夜更顯淒迷。詞人永夜不眠，賦詩黃葉，訴己衷腸，但秋葉終究落盡，惟剩孤燈閃閃，對於朝廷決策失當、兵備荒弛的種種現實，以一己之力，畢竟無力回天。

西元1841年10月18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道光皇帝得知英軍攻陷浙東沿海的消息，當即任命吏部尚書奕經（1791-1853）為揚威將軍，副都統特依順（?-1849）、侍郎文蔚（?-1855）為參贊大臣，並下令從各省徵調援軍，急赴浙東前線。⁵³同年冬天，周閑領兵戍守紹興城郭，實際參與作戰布防，遂令詞人再生壯志。據今人茅海建研究指出：

鴉片戰爭中，清方組織的反攻一共有兩次，其一是廣州之戰，1841年5月21日夜清軍在珠江上小有攻勢，第二天就被早有準備的英軍反撲下去，此次反攻在軍事上並無價值可言。其二是浙東之戰，即反攻浙東寧波、鎮海、定海三城之戰。若從軍事學術意義上來

⁵³ 同前註，頁37。

檢討，可以認為，浙東之戰是鴉片戰爭中清軍唯一的稍具組織規模的反攻入侵之敵的作戰。⁵⁴

由是可知，周閑壯志橫生，除了因實際參與作戰，更有對整體戰事布局的樂觀預期，如〈征部樂·領健兒戍郭津〉一闋顯得慷慨激昂，詞云：

朔風吹急，江上冷削旌旗色。馬首臨江縣驛。留一抹、斜照門關。人穿入、荒煙碧。聽戍角、萬山鳴夕。笑七尺、換得征衣，會辦今年殺諸賊。平川白草，連山野火，撲地凍鴉如墨。歎此景、長鞭籠袖，短纓拂帽，看向寒岡北。望中沙磧。莫誤認、度遼踪迹。比舊時、出塞□□，⁵⁵畫圖堪識。（頁163）

此詞雖作於北風肅肅，寒冬之際，但詞人聽聞戍角的心境已不同以往，過去戍角城鼓，聲聲催逼的是行役之苦與鄉愁之思，而如今卻是「萬山鳴夕」的壯闊與「會辦今年殺諸賊」的必勝決心。下片雖點出軍旅生涯的艱困，但領兵作戰對抗異族的信念，並未消磨於苦寒征戰裡，「看向寒岡北。望中沙磧。莫誤認、度遼踪迹。比舊時、出塞□□，畫圖堪識」短短幾句，已充分體現詞人正面迎戰，不懼不悔的勇氣。然而戍壘邊防、壯懷激烈的詞人，隨著時間推移，戰事未有進展，又不禁平添鄉愁，如〈蘇武慢·郭津歲暮〉詞云：

陳事騰騰，殘冬冉冉，客裏歲華驚晚。營前野水，壘外霜嵐，潛覺朔風吹絢。誰念此時，江上周瑜，軍中陶侃。歎長弓倚壁，短絲催鬢，壯懷無限。回首望、故國春遙，高樓人渺，聞數暮天唳雁。征笳咽夕，戍火連郊，添我夢醒悽惋。休問近來，群盜如毛，空山傳箭。掩一重氈幕，且把百分酒盞。（頁163-164）

⁵⁴ 參茅海建，〈試析中英浙東之戰〉，《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6期（1998.12），頁29。

⁵⁵ 此詞顯有脫字，參校《詞律》所錄，〈征部樂〉詞牌只此一體，引宋人柳永〈征部樂〉（雅歡幽會）為例，上片51字，斷句押韻與周詞同，無誤；下片柳詞52字，周詞50字，顯有二字脫漏，比對詞牌之斷句、平仄、押韻等，此詞顯於「出塞」後缺兩平聲字。

此詞作於冬日將盡，更添淒婉，詞中用三國東吳名將周瑜（175-210）⁵⁶及晉代平亂有功的大將軍陶侃（259-334）⁵⁷典故，前者指揮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赤壁之戰；後者則平定了蘇峻之亂，維持江南往後七十餘年的安定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人據史書所載皆擅長水戰，周瑜採納黃蓋建議，成功以火燒船大敗曹軍，陶侃則用長史殷羨之計，領水軍進攻石頭城，化解了蘇峻攻大業壘的危機。蓋鴉片戰爭本係沿海邊防戰事，水戰至為重要，且奕經於寧波、鎮海、定海三城反攻之役皆備火船攻英艦，⁵⁸暗合「江上周瑜」之典。惟詞人此處係反用其典，故其後曰：「歎長弓倚壁，短絲催鬢」，意謂自己空有懷抱，卻無處施展，只能頻頻回首，魂縈故鄉。下片「群盜如毛」係指英軍陷寧波後，同年冬天，不時派出小部隊流竄至餘姚、慈谿、奉化等地進行騷擾劫掠復撤回寧波一事，⁵⁹惟詞人曰「休問近來」，實暗喻一路領清軍退守的余步雲等主將，任憑英軍如群盜四處劫掠作亂卻不聞不問，只知掩於氈幕之後，深杯酒盞，故曰「掩一重氈幕，且把百分酒盞」，走筆至此，對照詞中「戍火連郊，添我夢醒悽惋」兩句，諷刺意味十分鮮明。

次年春天（1842年3月），奕經率大軍，定於虎年虎月虎日虎時以生肖屬虎的寧夏鎮總兵段永福（?-1842）為指揮官，以五虎滅羊（洋）之計，分寧波、鎮海、定海三路反攻英軍。清廷於浙東布署，決意反攻，而大約此時，周閑有詞〈飛雪滿群山·郭津戍壘對雪〉作於除夕過後，初春霜寒之際，詞云：

山色沉霾，江流漸夕，晚天漠漠重雲。僵杉千樹，荒原百里，却看毳帳無痕。數聲催凍角，向遙夕、風邊遞聞。皂旗齊捲，紅燈

⁵⁶ 周瑜係東漢末年名將，其事詳晉·陳壽撰，《三國志》，《新校本三國志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五十四，《吳書·周瑜傳》第九，頁1259-1267。

⁵⁷ 陶侃係東晉名臣，其事詳唐·房玄齡等修，《晉書》，卷六十六，列傳第三十六〈陶侃傳〉，頁1768-1779。

⁵⁸ 參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11），頁294。

⁵⁹ 軍事科學院中國近代戰爭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戰爭史》，頁36。

漸上，深雪掩瓊門。應愴念、高樓當日酒，有瓌窗如畫，官燭成塵。鐵衣孤壘，銀刀小隊，此宵遠目都昏。一身飛霰裏，但休望、寒煙戍墩。蔡州何處，驚池夜悄軍尚屯。（頁166-167）

此詞上片寫春寒時節，山色昏沉，重雲漠漠，天地之間彷彿因春雪凝結而顯得緩慢沉寂。故下片意有所指，詞人自去年寒冬鐵衣孤壘鎮守至今，盼能領銀刀小隊趁夜偷襲敵軍陣營，今夜濃雲深雪，遠目都昏，正是奇襲的好時機，因而結尾二句用唐代名將李愬（773-821）雪夜襲蔡州之典，據《舊唐書·李愬傳》記載李愬領兵雪夜行軍，「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成功掩蓋眾人行軍聲響，並生擒當時割據一方的吳元濟，成功平定淮西亂局。⁶⁰是知詞人曰「蔡州何處」，蓋期望戰局有所進展，但現實是銀刀小隊駐紮紹興鵝池附近，今夜依舊悄無聲息，只能望眼寒煙戍墩，持續漫長的對峙局面。此詞哀感頗有深意，首先，新任揚威將軍奕經於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10月30日）出京，經蘇州、嘉興、杭州等地，沿途逗留「淫娼酗酒，索財貪賄」，四個月後，始進駐紹興東關（位於城東數十里，近曹娥江）⁶¹，其拖延戰事之意十分明顯，不僅迷戀金粉繁華的蘇州，一住就是五十多天，整日圍爐飲酒，伴以管弦，人勸迅速出兵，他卻啟帷探望曰：「寒哉氣也！」絲毫不以戰事為意，入浙後，又在杭州度過春節和元宵，方至紹興紮營；其次，奕經係紈袴子弟，本不曉軍事，但上諭屢催進兵，於是以夢中見英軍登舟出海為吉兆，定議進剿，並至西湖關帝廟求神占筮，決定於「四寅期」，即壬寅年（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月（正月）、戊寅日（29日）、甲寅時（上午四時）發動攻勢。⁶²依此觀之，周閑此作「紅燈漸上，深雪掩瓊門」實暗喻主

⁶⁰ 其事詳後晉·劉昫等修，《舊唐書》，《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一百三十三，列傳第八十三〈李晟附李愬傳〉，頁3680-3681。

⁶¹ 季平子，《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臺北：雲龍出版社，2001），頁212。

⁶² 范炯主編，《歷史的迷惘：尋覓治世之門》（臺北：雲龍出版社，2009），頁352。

帥怯戰，貪於享樂的心理狀態，至於引用「蔡州」之戰的典故，則有意以當日李愬領兵於人稱凶兆的雪夜奇襲成功之舉，反諷奕經不解軍事策略，一味迷信，妄圖僥倖取勝的愚昧領導。而事實證明，鴉片戰爭結束後，周閑曾於咸豐三年（1853）出奇策，率二百輕騎會同吳縣知縣所率官兵，以少勝多，剿滅嘉定小刀會周立春叛軍，以軍功得六品官，賞藍翎，旋保知縣，分發江蘇以直隸州升用，加同知銜，⁶³可知詞人非妄言稱之。此外，另一首〈一萼紅·津頭梅花一樹初放戍壘相對頗愜幽賞〉雖作於詞人戍壘津頭，幽賞梅花之際，但下片「算鋪裝孤壘，點綴空山。夢散清笳，雲迷赤幟」（頁167）幾句依舊傳達對戰事拖延、舉棋不定的幽恨心情。

西元1842年3月10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凌晨，清軍終於發動浙東反攻戰，特備火攻船前去焚燒夷船，惜均未奏效。與此同時，清軍兵勇向寧波、鎮海兩城發動進攻，其中進攻寧波的四川兵勇，於內應配合下，一度攻入城內，但面對英軍火砲轟擊，力不能支，至天亮見大勢已去，遂主動撤出戰鬥。而駐守鎮海的英軍，則主動出城迎戰，清軍不敵而敗退。反攻一役，大約至上午七時，作戰就全部結束。據英方記載，英軍於寧波戰死一人，受傷數人，而在鎮海則無傷亡，相較之下，清軍則死傷慘重。⁶⁴數月以來的反攻準備，徹底失敗，周閑實際參與此役之備戰反攻，心中自然有感，是年春天，幾首征戰行軍之作，皆哀感莫名。如〈輪臺子·餘姚江行〉詞云：

一片輕帆莫主，看曉發、梁湖驛右。當時估客連檣，百里水明山秀。重來風景全非，剩疎篷、寂寞空江走。念衣塵劍匣，老我關河何堪久。勞生對此茫茫，算空值、好春節候。歎荒途、便已成禁火，都無新柳。只鐵鑊橫波，亂鴉似豆。但望裏銷魂，百端難回首。聽哀笳、遙鳴短堠。正城下、日暮潮生，燈上餘姚口。

（頁169-170）

⁶³ 詳清·周閑，《范湖草堂遺稿》，頁2。

⁶⁴ 參茅海建，〈試析中英浙東之戰〉，頁33。

此詞作於清明寒食。起句「一片輕帆莫主」暗喻統帥指揮失當，征戰之途茫茫無依，如今重臨餘姚江口，原該是行商往來的渡船舟口，熱鬧風景不再，惟剩疎篷寂寞空江，詞人再度質疑當初征戰報國的決定，故下片以前景茫茫起興，感嘆此身於羈旅行役中風塵僕僕，虛度好春時節，其中「鐵鑿橫波」用三國時期王濬（206-286）艦隊伐吳之典，據《晉書·王濬傳》記載，「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伐吳，吳人以「鐵鎖橫江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卻遭王濬識破，「乃作大筏數十」，上縛草人先行以去鐵錐，而後燒斷鐵鎖，率軍直下，迫東吳投降。⁶⁵詞人用典暗諷浙東反攻之戰，終究不能挽救覆滅的命運，清軍兵敗潰散，猶如「亂鴉似豆」缺乏英勇主將領導，毫無反擊能力，惟剩軍中胡笳聲切，滿城悲鳴，呼應詞人此刻的心境。又〈奪錦標·度曹娥江〉一闋亦以今昔對比寫戰事荒涼之感，詞云：

帆葉橫空，檣花夾岸，日暮寒潮堆碧。又向津亭喚渡，千騎塵黃，四郊烽赤。記經過幾度，看風景、不殊疇昔。怪添將、夕柳新蒲，一片蕭條江色。聞道龍舟似織。簫鼓中流，已渺當年陳迹。剩此悽迷望眼，榴豔殘墩，草深荒陌。問誰來弔古，有無端、傷心遷客。算斜陽、送我孤行，十里昏鴉山驛。（頁168-169）

全詞寫戰事過後景色蕭條，往年曹娥江上龍舟競賽的熱鬧光景，今年想必是見不到了，惟剩夕陽孤照，天涯遊子，山驛獨行。以蕭條破敗之景反映內心淒涼之情。另〈憶舊遊·上鳳皇山〉詞云：

向荒涼曲磴，礪礪層岡，塵騎登遊。亂後山川異，感詩題壁藓，馬繫庭楸。四郊但看多壘，兵氣靜城陬。只獨樹夭桃，花明礪底，不識春愁。淹留。記凭眺，有碧罨琳宮，晴聳丹樓。舊跡餘殘礎，付幾堆賊火，燒斷吟眸。野池劫灰都盡，陳事渺難求。對一派長江，滔滔歲月無恙流。（頁170）

⁶⁵ 唐·房玄齡等修，《晉書》，卷四十二，列傳第十二〈王濬傳〉，頁1059-1060。

詞人登臨紹興上虞境內之鳳凰山，有感於「亂後山川異」，鳳凰山四郊戍壘雖多，卻已無備戰氛圍，一片靜謐之景，只一樹桃花盛開，躲過戰火侵襲，全無烽煙過後之愁。下片寫登臨遠眺，雕飾華美的琳宮，矗立高聳的丹樓，皆毀於戰火煙硝。詞人眼見山河破敗，其情低迷，惟過往是非對錯終難追究，只能付諸江水，隨波而去。周閑此刻的心境反映出當時參與這場戰事絕大多數人的想法，亦即至反攻寧波、鎮海戰役為止，當局多數人皆以為：「船堅炮利……是其（英人）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然而當清軍一經發現英人「陸路凶悍情形，與在洋面橫行無異，向來所謂該逆登陸即無能為，殊非篤論」，只有轉而主張議撫了。浙東反戰失敗後，沿海督撫之強硬派也轉為主撫，如劉韻珂（1792-1864）云：「論者本謂該逆不長陸戰，而兩年之中，該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陸路，且能爬越山嶺。」故奏道：「敕令將軍等隨機應變，妥協辦理。」所謂「妥協辦理」實即議撫。⁶⁶周閑見此場景亦無心求戰，故曰：「野池劫灰都盡，陳事渺難求。對一派長江，滔滔歲月無恙流。」

往後所作如〈春雲怨·風雨周港舟夜〉下片云：「飛花落絮傷行客。況深宵燭火，空江帆席。宛轉閒衾夢淒絕。無限征程，獨自人醒，坐教相憶。冷雁猶鳴，滯雲仍凝，著意趨成暝色。」（頁171）全寫鄉愁，不及戰事；又如〈綠蓋舞風輕·同孫縣丞丈應昭姚縣尉紹唐過趙氏園看荷花〉下片云：「相共。淨檻延涼，更促泛箏杯，一醉歸鞚。日暮吳謳，算輕舟、只少采香人弄。似鑑芳塘，已勾我、江南鷗夢。待明年，三十六陂都種。」（頁172）通過賞荷喚起歸隱的情志，似已預見戰爭的結束，過去壯士舞劍、寒煙戍墩的畫面已成歷史。

⁶⁶ 季平子，《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頁213-214。

五、戰後之歷史判斷及內在心理

由於浙東一役戰敗，使清廷無心再戰，西元1842年5月7日（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春末夏初，天氣轉暖，英軍因為兵力不足，決定放棄寧波、鎮海，留兵守招寶山和定海，轉攻乍浦，道光皇帝得知英軍攻陷乍浦後又離該地他往的奏報，極為驚恐，決議妥協求和。⁶⁷整場戰事，清軍一路節節敗退，最後在英軍抵達南京時，清廷被迫於南京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全盤接受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於8月29日（七月二十四日）正式簽訂《南京條約》。⁶⁸是年夏末秋初，周閑有〈醜奴兒〉一詞云：

十年枕畔嘸痕徧，絳蠟灰銷。錦瑟絃膠。又向人間認玉簫。星
張宿角何曾過，井已僵桃。鵲未填橋。一樣桐材兩樣焦。（頁
172-173）

此詞表面上寫閨怨實則暗喻清廷於戰事過程中的措置失當。上片起句「十年枕畔嘸痕徧」意謂戰爭的起因係來自於長久以來清廷對鴉片貿易的行為疏於管理，待「嘸痕徧」時欲禁煙卻又舉棋不定，原啟用林則徐展現禁煙決心，卻因畏懼英艦而撤換林則徐，以為英人昭雪冤抑即退兵，卻又發現英軍實要挾無厭，於是明諭剿辦布置，待不敵英軍進逼，又下令沿海裁撤官兵，幾次軍事布置皆失當，尤其浙東反攻竟任命不諳軍事策略的奕經為揚威將軍，故曰「絳蠟灰銷。錦瑟絃膠。又向人間認玉簫」。下片起句「星宿」、「張宿」、「角宿」屬二十八星宿，星空之下，詞人有感於時間的流逝，如今「井已僵桃。鵲未填橋」，一路以來朝廷決策失當，戰事已無力回天，議和的準備又尚未充分，不論戰與和對國家來說都全盤皆輸，果真「一樣桐材兩樣焦」。另一首〈祝英臺近〉則作於秋天，應是和約已經簽訂，詞云：

⁶⁷ 同前註，頁 215-216。

⁶⁸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69。

翠屏深，猩箔暗，樓上晚妝妥。攏鬢偎人，鏡底颭釵朵。連宵倚袖燈迴，橫箏酒地，看纖影、雙鬟常蹕。洞房鑠。重來醉繞欄干，玉階綺苔澆。檻畔籠鸚，猶聽喚梳裏。那當畫扇還持，秋花如昨，却閒閉、舊時青瓊。（頁173）

此詞上片寫新婚之夜，翠屏深深，紅簾重重，歡情無限。下片起句「洞房鑠」知秋花如昨，而今卻人事全非；末句「却閒閉、舊時青瓊」，「青瓊」蓋指宮廷，故此句係詞人慨歎王朝盛世已盡，教人惋惜。另一首重九登臥龍山所作〈龍山會·九日登臥龍山〉則體現登臨之思，悲慨淒涼，詞云：

不盡登高興。從騎西風，簇上羣峰頂。四山青欲暝。俯樓閣、斜照半欄閒凭。百摺望迴城，也一樣丹楓霜冷。但淒涼，添將戍壘，角聲旗影。當年幕府風流，聞道中原，作賦都英俊。清遊空自省。按塵帽、我已蕭條雙鬢。莫放酒杯寬，金鈴豔、黃花初盛。但東籬，今番又負，故園三徑。（頁173-174）

詞人重九登高，一樣秋天暮景，夕陽斜照，丹楓霜冷，但遠處傳來軍中戍角聲促，旗影飄飄，更添戰爭以失敗結束後，國家處境艱維，無限淒涼之感。下片起句「當年幕府風流」指過去參與戰爭籌劃之時正是意氣風發、年少英雄，如今卻是風塵僕僕、蕭條雙鬢，值此黃花時節，天涯遊子歸鄉情切。誠然，國家局勢，非詞人以一己之力能夠扭轉，故〈定風波·鑑湖亭子〉已作歸計，詞云：

疎翠濛濛照夕欄。跨湖橋外水如煙。菱葉菱花三十里。風起。紅泥亭子不知寒。一片黃蘆遮浦口，回首。我家也有草堂偏。放鶴洲前秋作絮。天暮。幾時歸泛楫頭船。（頁174）

此詞上片寫秋涼遊湖之樂，下片則預計歸鄉。未幾，詞人夜餞軍中，啟程回鄉。最後一首作於軍中之詞〈西平樂·越州軍中夜餞〉云：

城鼓三通，戍旗一片，時看夜色闌珊。橫壘屏風，淺垂燈火，深堂正喚張筵。問自古良宵有幾，當我嚴裝欲發，爭知此會茫茫，重逢要在何年。應歎盈樽好月，偏易見、照向別時圓。越江

初漲，吳山漸翠，今醉離觴，明櫂歸船。堪愴念、浮名多累，佳景難期，誤却遙天仗劍，頻歲聞笳，惟賸如絲鬢未顛。須去五湖，錄蓑放網，紅葉填詞，日後相思，但恐寒雲，蒼然盡化秋煙。（頁174-175）

「越州」即今浙江紹興，戰事已了，詞人再無羈留之必要。此詞上片寫餞別場景，下片寫離情依依。其中「堪愴念、浮名多累，佳景難期，誤却遙天仗劍，頻歲聞笳，惟賸如絲鬢未顛。須去五湖，錄蓑放網」幾句，對照初離家鄉，啟程赴寧波時所云「會覓封侯，東方鼓吹，夫婿應如此。此遊殊壯，不須頻夢鷗尾。」（〈念奴嬌·郁灣曉發〉）可知此次戰役已消磨詞人報國壯志，故下片除了書寫離情，尚表現了征戰之悔與歸隱之志。

龔鵬程先生於探討「詩史」寫作時特別強調作者歷史判斷的重要性，依其說：

詩史不但不是敘述文類，也不是任何文類劃分，因為它只是一種價值的觀念，與形式之長短、結構之疏密、甚至藝術手法所造就的風格（含蓄或直陳等）均無關係……正因為詩與史都是敘事見義的創作活動，詩史作者的判斷，又即是歷史的判斷，詩與史在性質和意義上遂因此而等同了。即詩即史、即史即詩，詩史觀念發展至此，乃臻極至。⁶⁹

若依此觀念來談「詞史」創作亦有其必然；面對動盪的時局，詞人因而產生內在思想與心理情緒等變化，也是「詞史」寫作的一項重要內容。綜觀周閑「詞史」，可概分為四階段探析詞作內容，同時也呼應了詞人於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所呈現出來的心理狀態及價值判斷，茲歸納說明如次：

其一，周閑一開始決定投身軍戎，雖有「樽前殘淚，猶夢臨歧」（〈憶秦娥·西陵驛夜〉）之依戀不捨，但面對「燈火鄉愁。烽火邊愁」（〈一翦梅〉）的矛盾衝突，詞人依舊懷抱許國壯志的決心，故曰：「會覓封

⁶⁹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26。

侯，東方鼓吹，夫婿應如此。此遊殊壯，不須頻夢鷗尾」（〈念奴嬌·郁灣曉發〉）。但實際到達前線戰區，眼見「亂潮上、幾葉征帆齊卸。夕氣不盡溟濛，寒雲黯春野」（〈琵琶仙·明州雨泊〉）如此蕭條景象籠罩戰敗的陰影，遂催生詞人行役遠征的悲情，隱微道出對戰事不甚樂觀的預期。

其二，詞人戍邊浙東時，因有感於朝廷決策不定，一再錯估形勢，且對英戰事節節敗退，故此一階段時有不如歸去之感，如「何事征衣羈鞅。情懷悵惘。念紅染魚蓑，翠移鷗槳。散髮滄溟，釣竿真一往」（〈齊天樂·登招寶山威遠城樓〉），而其對於戰爭現實的失望，往往通過詞作幽微反映，表現為思鄉情切，悔恨軍旅生涯，感傷人生飄零，如「軍中漸非昔日，豪興都忘。但一度延首，一斷迴腸。莫是山重水複，望裡遮住家鄉」（〈駐馬聽·上巾子岡〉）、「歎念衣塵遊倦。對暮景、還停旅騎。戍旂軍角，苦易惹、異鄉情思」（〈陽臺路·上金雞山〉）、「幾回推枕辜重幕。聽玲瓏、旅情淒惡。堪憐客裏聞歌淚」（〈玲瓏四犯·軍中夜聞琵琶〉）。此一時期的鄉愁，已非過去表現為國愁與家愁的矛盾衝突，反而盡情宣洩思鄉歸隱的情思，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當初投身軍旅的決定。

其三，詞人戍壘紹興時，從最初「會辦今年殺諸賊」、「看向寒岡北。望中沙磧。莫誤認、度遼踪迹。」（〈征部樂·領健兒戍郭津〉）正面迎戰的必勝決心，至戰事毫無進展，主帥不斷拖延，遂有「誰念此時，江上周瑜，軍中陶侃。歎長弓倚壁，短絲催鬢，壯懷無限」（〈蘇武慢·郭津歲暮〉）體現對現實失落的無限感傷，以及「鐵衣孤壘，銀刀小隊，此宵遠目都昏。一身飛霰裏，但休望、寒煙戍墩。蔡州何處，鷺池夜悄軍尚屯」（〈飛雪滿群山·郭津戍壘對雪〉）對戰爭策略的規畫與批判。尤其，浙東反攻徹底失敗後，其詞作皆哀感莫名，如「重來風景全非，剩疎篷、寂寞空江走。念衣塵劍匣，老我關河何堪久」（〈輪臺子·餘姚江行〉）、「草深荒陌。問誰來弔古，有無端、傷心遷客。算斜陽、送我孤行，十里昏鴉山驛」（〈奪錦標·度曹娥江〉）、「舊

跡餘殘礎，付幾堆賊火，燒斷吟眸。野池劫灰都盡，陳事渺難求。對一派長江，滔滔歲月無恙流」（〈憶舊遊·上鳳皇山〉）等等，顯然對戰事發展已不存希望。故此一階段的最後一首詞作〈綠蓋舞風輕·同孫縣丞丈應昭姚縣尉紹唐過趙氏園看荷花〉末兩句：「待明年，三十六陂都種」，顯見戰爭即將結束，詞人已預計歸鄉。

其四，最後當清廷議和，並與英人簽訂不平等條約之際，詞人以其親臨陣線的觀察，認為一路以來朝廷決策失當，戰事已無力回天，但很顯然，決策者對議和的準備又尚未充分，由此可見，不論戰與和對國家來說都是全盤皆輸，果真「一樣桐材兩樣焦」（〈醜奴兒〉），對整場戰事作出了剴切的歷史評價，實足可作為周濟所論「（詞史）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的具體實踐。

六、周閑詞史的歷史意義與創作特色

本文以晚清道光年間鴉片戰爭時期周閑詞史為研究範疇，根據研究結果可知，這些作品實具歷史意義與創作特色，茲分別就歷史事件之佐證與「詞史」筆法之體現，說明如次：

（一）歷史事件之佐證

新歷史主義是一種注重文化審視的新的「歷史詩學」，它所恢復的歷史維度不再是線性發展的、連續的，而是通過歷史的碎片尋找歷史寓意和文化象徵。⁷⁰誠如美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與史學家海登·懷特所指出：「當我們正確對待歷史時，歷史就不應該是它所報導的事件的毫無曖昧的符號。相反，歷史是象徵結構、擴展了的隱喻，它把所報導的事

⁷⁰ 陳迪泳，〈主體與歷史——解讀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3期（2002），頁55。

件同我們在我們的文學和文化已經很熟悉的模式串聯起來。」⁷¹又：「它（歷史敘事）利用真實事件和虛構中的常規結構之間的隱喻式的類似性來使過去的事件產生意義。」⁷²於是，當我們從這樣的角度來審視周閑於道光年間詞作，則可以理所當然地視其為歷史材料之一環，惟須加說明的是，這些詞作雖有明確的歷史事件和社會問題作為背景，但所著重者並非對當時戰況的實錄報導，而是通過個體生命的切身經歷書寫亂世裡的真實感受，誠如學者歐明俊指出：

通行觀念，史書都是用散文體書寫的，極少有人將詩、詞視為史書，實際上，歷史書寫可用一切文體。「詞史」就是用詞這種文體書寫的歷史，但「詞史」不同於「史料」，也不同於史書的「秉筆直書」，不必過分強調對歷史事件的「純客觀」真實敘述。「詞史」的本質精神是指通過個體心靈感受，藝術性地表現真實的生活和心理，……離亂詞書寫歷史，「實錄」很少，更多的如素描、如剪影，如寫意畫。⁷³

由是可知，「詞史」作品雖不具備補充史材之作用，但詞人感時悲國之情，適切反映當時史實，不僅足以作為歷史事件之佐證，更彌補了史書「秉筆直書」所不能顧及的細微之處，從不同角度展現了時代的氛圍與樣貌。

根據研究結果，周閑詞史之歷史意義歸納如次：

其一，描繪戰場實際見聞，呈現歷史真實面貌，如：「頻年烽火未歇，有防江密壘，橫海峨舫」（〈齊天樂·登招寶山威遠城樓〉）寫兩方對峙之勢、「燭短飛蛾，衾疎減麝，枕函空抱。零風碎雨」（〈鎖窗寒·軍中夜雨〉）寫軍旅生涯之苦、「正島煙青，邊烽紫，聯騎籠燈城脊」（〈大酺·陪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三帥夜餞定海城樓〉）寫邊

⁷¹ 美·海登·懷特撰，張京媛譯，〈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71。

⁷² 同前註。

⁷³ 歐明俊，〈清詞中的「離亂」書寫〉，《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3卷第3期（2016.5），頁90。

關部署及緊張的氣氛、「驛門深閉，翠黯半庭秋蘚。欄干無客倚、塵堆滿」（〈感皇恩·連夕宿上虞縣〉）寫亂後蕭條的驛館景象、「百里郊原霜氣逼。送行人、鬼燐吹碧。孤城四門閉，有寒鷗鈎磔」（〈憶少年·夜抵上虞驛〉）寫夜裡行軍的駭人景況、「山色沉霾，江流漸夕，晚天漠漠重雲。僵杉千樹，荒原百里」（〈飛雪滿群山·郭津戍壘對雪〉）寫冬雪戍壘的實際環境。

其二，隱喻傳達戰事過程，彰顯特定歷史事件，如：「杯心簾底愁無主」（〈青玉案〉）暗喻清廷戰和不定的搖擺策略、「落紅門不扃」（〈河傳〉）暗諷邊關遭侵朝廷卻苦無對策、〈唐多令〉（細柳拂高樓）一闋暗寫林則徐遭革遣戍邊疆一事、「廣寒舊事消殘夢，又無端、醉魂縈結。小山何處，為歌招隱，免華時節」（〈桂枝香·鐵佛寺看桂花〉）表面寫中秋賞月看花，實則暗指定海慘烈戰事同時憫傷陷於苦戰的烈士將領、「蔡州何處，鷺池夜悄軍尚屯」（〈飛雪滿群山·郭津戍壘對雪〉）引唐代名將李愬之典反諷主帥愚昧的領導、「一片輕帆莫主」（〈輪臺子·餘姚江行〉）暗喻統帥指揮失當，征戰之路茫茫、〈醜奴兒〉（十年枕畔嘸痕徧）則以典型的閨怨意象暗諷朝廷對於戰事的措置失當。

由是可知，周閑詞史不論於內容書寫或情感表現，皆能在一定程度反映歷史真實，同時為歷史事件提供了不同面向的書寫材料與敘事角度，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如〈征部樂·領健兒戍郭津〉一闋刻畫描寫軍旅活動，形象逼真，故今人周佳慧云：「他（周閑）的詞開創了一種新境界，軍旅活動在他的筆下被刻畫得很生動，是對現實的逼真描寫。」⁷⁴雖然詞的敘事性遠不如樂府詩歌，但通過具體時空場景的真實描繪，已擴大了詞的敘事容量和抒情範疇，同時也實踐了前文所引周濟「詞史」說之意涵。

⁷⁴ 周佳慧，〈論晚清史詞的「詞史」特質〉，《青年文學家》第29期（2016），頁101。

值得注意的是，「詞史」概念雖源自於「詩史」，⁷⁵然而誠如學者徐瑋所言：「把『詩史』放之於詞，其爭議將會更大，因為詞的抒情成分比詩更濃厚，且無『言志』之傳統，與『史』在譜系上難有直接聯繫。」⁷⁶蓋詩歌自《詩經》以降本就有反映時事的傳統，尤其「詩史」概念自唐代孟棻《本事詩》首次提出，係評論杜甫詩曰：「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⁷⁷其中便強調以詩紀事之特質，主要表現於時代的動盪。⁷⁸亦即「詩史」概念於理論生發之際，已存在典範作家與作品，其發展有淵遠流長之歷史脈絡可循，晚清自鴉片戰爭開啟動盪的時代內容，雖對象有別，但詩人以詩紀事，其本質精神卻是一以貫之的，如晚清詩人張維屏（1780-1859）作〈三元里〉⁷⁹以廣東三元里農民群體抗英事件為主軸，為晚清「詩史」拉開序幕，全詩體現「實錄」的精神，情調高亢，揭示抗英民眾不屈不饒的意志，誠如學者林香伶所說：「揭示一般晚清概念的序幕，可以苦難之始的鴉片戰爭為標的，在阿英編輯《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集》系列選本中，收錄以書寫歷史事件的作品為原則，詩歌顯然是最早反映社會

⁷⁵ 如葉嘉瑩先生明確指出「（詞史）是從『詩史』的觀念演化來的。」詳本文前言徵引。陳水雲先生亦明言：「詞學中的『詞史』說正是詩學中『詩史』說的移用。」詳氏著，〈清代的「詞史」意識〉，《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54卷第5期（2001.9），頁619。

⁷⁶ 徐瑋，《世變、抒情與晚清詞之書寫》（香港：中華書局，2018），頁30。

⁷⁷ 唐·孟棻，《本事詩·高逸第三》（上海：文藝小叢書社，1933），頁43。

⁷⁸ 詳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局，2012），頁10-11。

⁷⁹ 全詩為：「三元里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羣作氣。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鄉分遠近旗斑斕，什隊百隊沿溪山。眾夷相視忽變色，黑旗死仗難生還。夷兵所恃惟鎗礮，人心合處天心到。晴空驟雨忽傾盆，兇夷無所施其暴。豈特火器無所施，夷足不慣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躑躅，高者岡阜愁顛擠。中有夷首貌尤醜，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捲長狄喉，十日猶懸郅支首。紛然欲遁無雙翅，殲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網開，枯魚竟得攸然逝！魏絳和戎且解憂，風人慷慨賦同仇。如何全盛金甌日，卻類金縢歲幣謀。」收錄於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28-29。

動蕩的文學載體。」⁸⁰甚至出現如《射鷹樓詩話》寄寓「射英」之意，以詩話存史方式見證詩人參與時代之戰爭，而「此『射鷹』之志具有相當的即時性，乃是應合時事而生之志士群體共有之理想。」⁸¹相較於詩，詞本興起於歌樓酒館，為娛賓遣興而作，缺乏像詩一樣的正統地位，歷來被視為小道末技，「『詞史』說的提出正是從內容題材的拓展方面對尊體意圖的強有力回應。」⁸²但由於詞的特質本就宜於抒情而非敘事，故而於歷史事件之表現遠不如詩歌那般淋漓酣暢，由此觀之，乃詞之為體之侷限；然而，在表現人們面對此一重大歷史變故時所產生的幽微心曲，詞顯然又比詩歌更加細膩且曲折，此詞之為體之特長。亦即詞人處於動盪時局，以詞體作為抒情藝術，表達己身悲世憫時、憂國憂民的情感內涵，適足以寫實之前提，反映詞家幽微的心曲，形成「史外傳心之史」⁸³，同時開拓了詞的境界。學者張宏生曾撰文討論反映鴉片戰爭的詞作價值曰：「現在，由於詞人們自覺地將自己置身於時代的大潮中，在寫實的前提下，充分調動詞的抒情特質，這就進一步衝擊了『詩莊詞媚』的傳統觀念，開拓了詞的新境界。」⁸⁴而周閑詞史正彰顯了此種開創性的價值。

（二）「詞史」筆法之體現

有關「詞史」之筆法，可概分為「比興寄託」與「直賦其事」兩類，根據學者侯雅文研究指出：「『詩史』的觀念實可再分為二個次類型：一是詩騷『比興』系統下的『詩史』觀；二是杜詩「直賦其事」的『詩

⁸⁰ 林香伶，〈時代的悲吟與創憶：論晚清詩的苦難敘事〉，《東吳中文學報》第23期（2012.5），頁283。

⁸¹ 謝秀卉，〈以詩話為世戒：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之風教意義闡釋〉，《興大人文學報》第47期（2011.9），頁109。

⁸² 陳水雲，〈清代的「詞史」意識〉，頁620。

⁸³ 今人陳水雲提出「史外傳心之史」之說，認為：「周濟所說的『詩有史，詞亦有史』，正是指詩詞中反映的士人心態史（心靈史或情感史），是指個體心靈真實感受體驗的表現所展現的歷史。」同前註，頁618。

⁸⁴ 詳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31。

史』觀。」⁸⁵依其說，周濟乃強調「比興寄託」的「詞史」之作；謝章铤則著重「直賦其事」的語言形式。

綜觀周閑體現亂世悲情之「詞史」筆法，多選擇以「直賦其事」的語言形式抒發軍旅生涯所見所感，如「料燕子瓊閨，海棠朱戶。網遍簾塵」（〈月華清·軍中對月〉）、「聞道龍舟似織。簫鼓中流，已渺當年陳迹。剩此悽迷望眼，榴豔殘墩，草深荒陌」（〈奪錦標·度曹娥江〉）、「記凭眺，有碧罨琳宮，晴聳丹樓。舊跡餘殘礎，付幾堆賊火，燒斷吟眸。野池劫灰都盡，陳事渺難求」（〈憶舊遊·上鳳皇山〉）皆直陳昔日華麗美景以對照今日蕭條景況，通過今昔對比凸顯了飽受戰火侵逼的現實殘酷，同時反映了詞人內在淒涼之感。蓋因詞人身歷其境，對戰事激烈感受深刻，所以傾向把這種震撼的感覺直接呈現在詞作，遂產生與傳統婉約風格不一樣的風貌，其寫軍旅征戰諸作，格調深沉悲壯，用詞奇崛，意境壯闊，有因戰爭而激起的豪情壯志，如〈慶春宮·軍中觀壯士舞劍〉、〈征部樂·領健兒戍郭津〉等，也有因戰況危急而生出的悲愴情懷，如〈桂枝香·鐵佛寺看桂花〉、〈駐馬聽·上巾子岡〉、〈陽臺路·上金雞山〉、〈玲瓏四犯·軍中夜聞琵琶〉等，皆直接而不隱晦地抒發了詞人軍中心緒，體現了「詞史」的敘事特質。其表現手法正呼應了同時代文人謝章铤承自杜詩「直賦其事」的「詩史」觀而來的「詞史」之說，「蓋所謂『樂府正多紀事之篇』，自漢魏樂府至元白的新樂府，大多『緣事而發』，此『事』多指具有特定時空背景的政教事件」，強調以「直賦其事」的表現手法諷喻政教。⁸⁶周閑詞作善於通過現實描寫，表現具體時空的特定氛圍，從而寄託嘲諷之意，如〈蘇武慢·郭津歲暮〉詞中有云：「休問近來，群盜如毛，空山傳箭。掩一重氈幕，且把百分酒盞。」描寫英軍入侵寧波後，如群盜四處劫掠作亂之現實景況，惟詞人曰「休問近來」則暗喻主將怯戰，對此事不聞不問，只知掩於氈

⁸⁵ 侯雅文，〈論清代「詞史」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國立編譯館館刊》第30卷第1、2期合刊本（2001.12），頁302。

⁸⁶ 同前註，頁302-303。

幕之後，深杯酒盞，嘲諷意味十分鮮明。又如〈飛雪滿群山·郭津戍壘對雪〉詞中有云：「鐵衣孤壘，銀刀小隊，此宵遠目都昏。一身飛霰裏，但休望、寒煙戍墩。蔡州何處，鷺池夜悄軍尚屯。」詞人於寒冬之際，鐵衣孤壘戍守邊防，盼能領銀刀小隊趁夜偷襲敵軍陣營，故引唐代名將李愬雪夜襲蔡州之典，一方面力陳作戰決心，另一方面則通過典故，嘲諷主帥怯戰且不解軍事策略的愚昧領導，真實反映歷史的現況。故今人莫立民稱周閑此期之詞作曰：「而其詞的『實況』和『戰地』視角，又使詞本身的敘事、抒情顯得分外真切而深情，具有魅力獨具的真實性和同步性。這一獨特的敘事和抒情視角，在晚清鴉片國難詞中少見。」⁸⁷

然而，除了「直賦其事」的「詞史」筆法，周閑此一時期亦有數首閨怨情詞，善於通過閨怨形象以抒發戰事之感，如〈河傳〉一詞藉美人懷思之閒愁，體現詞人面對當時戰爭局勢之憂思係「落紅門不扃」，暗喻邊關屢遭侵害朝廷卻苦無對策，此乃詞人愁思難解之因。又如〈醜奴兒〉一闋藉閨怨形象暗諷戰爭失敗之因，同時憂慮與英人的和談準備並不充分，最後只能全盤皆輸，故曰「一樣桐材兩樣焦」。此外，〈祝英臺近〉一詞，作於不平等條約簽訂之後，則藉閨情之怨，慨歎王朝盛世已盡，詞情婉轉哀戚。體現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詞史」筆法，以「委婉」的表現手法，暗寓詞人的歷史判斷與內在心緒。以上諸作，無論使用何種筆法，都是將眼前所見所感寫入詞中，這些詞作皆可視為詞人的心聲，亦可為史料之資。

七、結語

自鴉片戰爭爆發至《南京條約》簽訂，戰爭結束，由於這些條約並非由相互平等達成談判，而是在一場戰爭後強加給清朝，因此一直被稱為「不平等條約」，開啟了晚清受屈辱的漫長歷史。清乾隆年間詩人趙

⁸⁷ 莫立民，《近代詞史》，頁400-401。

翼（1727-1841）曾以其史家眼光總結詩歌發展曰：「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⁸⁸，若吾人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道光年間反映鴉片戰爭的「詞史」寫作，則無疑又再次印證了「文窮而後工」的文學理念。

本文以清代道光年間周閑詞史為研究範疇，之所以謂之「詞史」，蓋因中英鴉片戰爭時期，詞人曾親臨浙東前線參與邊防事務，並通過詞體創作，發抒己懷，同時真實反映了特定的歷史事件。蓋詞人選擇面對真實的苦難，而非逃避，從而揭示了守邊將士生存狀態的困頓與掙扎，並再現百姓流離失所的現實與整個時代的動盪與不安，由是開拓了詞體書寫的新境界，其成就本不容抹滅。詞人將參與戰爭的過程寫入詞中，真實再現了浙東戰事的慘烈境況，反映了大時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聲，並使用高度的筆法彰顯了「詞史」藝術的價值，甚至在詞作中寄託內在的心理預期與及價值判斷，於詞學發展史上閃現光芒，帶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⁸⁸ 語出清·趙翼〈題元遺山集〉：「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怨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詳氏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255。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越絕書》，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110。
- 《三國志平話》，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97。
- 〔漢〕司馬遷，《史記》，《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7。
- 〔晉〕陳壽撰，《三國志》，《新校本三國志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8。
- 〔唐〕房玄齡等修，《晉書》，《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
- 〔唐〕鄭還古，《博異志》，《筆記小說大觀·十四編》，臺北：新興出版社，1976，冊1。
- 〔唐〕孟棻，《本事詩》，上海：文藝小叢書社，1933。
- 〔後晉〕劉昫等修，《舊唐書》，《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9。
-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詳釋》，臺北：五洲出版社，1972。
- 〔清〕聖祖敕撰，《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清〕陳維崧，《陳迦陵文集》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清〕劉履芬，《古紅梅閣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冊703。
- 〔清〕萬樹纂輯，《詞律》二十卷，《辭書集成》，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冊32-35。

- 〔清〕趙翼撰；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 〔清〕周閑，《范湖草堂遺稿》，《晚清四部叢刊·第二編》，臺中：文听閣圖書，2010，冊115。
- 〔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清〕梁廷枏，紹循正點校，《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文慶等監修，《籌辦夷務始末》，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 〔清〕清代實錄館纂修，《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王先明、麥天樞，《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
-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
- 季平子，《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臺北：雲龍出版社，2001。
- 邵裕民，《中國名將之文韜武略》，臺北：華志文化，2014。
- 查時傑編著，《中國近代史》，臺北：大中國圖書，2001。
- 軍事科學院中國近代戰爭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戰爭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
- 范炯主編，《歷史的迷惘：尋覓治世之門》，臺北：雲龍出版社，2009。
-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11。
-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 徐瑋，《世變、抒情與晚清詞之書寫》，香港：中華書局，2018。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 莫立民，《近代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 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南京：江蘇古籍，1999。
-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局，2012。
- 葉嘉瑩，《清詞叢論》（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2001。
-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二）期刊論文

- 茅海建，〈試析中英浙東之戰〉，《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6期（1998.12），頁29-35。
- 陳水雲，〈清代的「詞史」意識〉，《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54卷第5期（2001.9），頁614-620。
- 侯雅文，〈論清代「詞史」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國立編譯館館刊》第30卷第1、2期合刊本（2001.12），頁277-304。
- 陳迪泳，〈主體與歷史——解讀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3期（2002），頁55-58。
- 葉嘉瑩，〈論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及詞學家對此種特質之反思與世變之關係〉，《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1期（2002.3），頁57-68。
- 張宏生，〈清初「詞史」觀念的確立與建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1期（2008），頁101-107。
- 謝秀卉，〈以詩話為世戒：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之風教意義闡釋〉，《興大人文學報》第47期（2011.9），頁93-126。
- 林香伶，〈時代的悲吟與創憶：論晚清詩的苦難敘事〉，《東吳中文學報》第23期（2012.5），頁275-305。

沙先一、張宏生，〈論清詞的經典化〉，《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2期，頁96-119。

鄭毓嵐，〈雄鎮要塞威遠城〉，《文學港》總第181期（2013.12），頁68-69。

莫崇毅〈劫後花開寂寞紅——論道咸時期的「詞史」寫作〉，《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3期（2015.5），頁31-38。

周佳慧，〈論晚清史詞的「詞史」特質〉，《青年文學家》29期（2016），頁100-101。

歐明俊，〈清詞中的「離亂」書寫〉，《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3卷第3期（2016.5），頁83-91。

（三）網路資料

寧波文化網·寧波大事記·清（1804-1850）http://202.107.212.147/web02/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141&Itemid=30。

Selected Bibliography

- Zhou, Xian, *Fanhu Caotang Yigao*, Taichung: Wentingge Tushu, 2010.
- Wang, Xianming & Mai Tianshu, *Yesterday: Sino-British Opium War Documentary*, Hong Kong: Liwen Press, 1995,
- Li, Yunhan,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aipei: Sanmin Bookstore, 1995.
- Ji, Pingzi, *From the Opium War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Taipei: Yunlong Press, 2001,
- Cha, Shijie,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aipei: Dazhongguo Tushu, 2001.
- Xu, Xhongyue,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Guo, Tingyi,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Zhang, Hongsheng, *Ci Study in the Qing Dynasty*, Nanjing: Jiangsuguji Press, 1999.
- Ye, Jiaying, *Qing Ci Studies (2nd e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Yan, Dichang, *History of Qing Ci*, Nanjing: Jiangsuguji Press, 2001.

The Heart History of the First Opium War: The Analysis of Zhou Xian's Historical Ci

Hsiao-Wen Wang*

Abstract

Zhou Xian was born in Jiaxing in 1821 and passed away in 1875. During the First Opium War, Zhou Xian served his country along the coast of East Zhejiang, and he wrote Ci for it. These works are good examples of historical Ci.

Compared with the idea of historical poems, the idea of historical Ci is proposed by Zhou Ji, who thought that Ci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but also reflect the changes of current situation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 current research intends to analyze Zhou Xian's works on the First Opium War to see whether Ci can fully represent an author's reflection on a historical event.

Keywords: Zhou Xian, historical Ci, Late Qing, Opium War, East Zhejiang

*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Education, Shih Chien University